

# 陳菊訪問記錄

受訪時間：2014 年 4 月 30 日

受訪人：陳菊

訪問人記錄：方嵐萱

## 我不是那麼勇敢

### 踽踽獨行的女子—陳菊

「我想我是不知害怕而不是勇敢，…我只是一個路見不平的運動者。」-陳菊《黑牢嫁妝》

對於像我這樣於 1970 年後出生的一代人，縱使幼時生活在全體國家、社會，仍籠罩一股鬱黑、沉悶、心底懷著「老大哥」恐懼陰影的環境下，卻還是很難完整回憶起台灣「戒嚴」時期的樣子。不過仍可模糊地從記憶中捕捉到一些蛛絲馬跡，好比在家裡只要大人們熱切討論起政治議題，總會聽見有人補上一句：「呷小聲一點啦，莫等一下吼人抓去關警備。(台語)」或曾有過在學校因為講台語而被罰十塊的經驗，也可能隱約記得 1989 年有個叫鄭南榕的人，為了追求「言論自由」自焚；記憶清晰一點的大事件，莫過同一年在中國發生的「天安門」事件，以及隔年在台灣發生的「野百合學運」。

但這些記憶總像一股薄霧，經常被擾人的日常生活給沖去，隨即消散無蹤。直到某一刻、某個暗示或具體的事件發生，這些深埋在心底的記憶，才會被放大至整個身軀、肌膚都能想起的那種程度。就像此時看見陳菊就坐在對面接受採訪的當下，當她一開口，便喚醒腦中幼年時跟隨大人一同前往黨外人士政見發表會的場景。總是在一處小公園、小空地，滿滿人潮緊緊往身處中心的演講者方向湧去，以至於所有人都是肌膚貼著肌膚地擠在一塊，因此空氣總是充斥黏膩汗臭以及混和烤香腸氣息後的異味；但大家都不以為意，全然沉醉與著迷在那身為「對抗者」、勇敢作為「異議人士」的群體熱情裡，並被陳菊低沉又充滿力量的聲音牽引著情緒，時而高亢激昂、有時轉趨傷感、悲嘆。

與此同時，腦中還想起高雄的「美麗島站」，那個為了紀念 1979 年「美麗島事件」而起得捷運站名，陳菊也因為這起事件入獄，被關六年八十天。那時她才 30 歲。但從一張當年審判時拍下的照片看來（圖一）<sup>1</sup>，她眼底閃現的不是芳華正茂的女人氣質，卻像是看盡人生百態、處之泰然世故熟年一般的成穩。或許猶如陳菊自己所言：「雖然年紀不是很大，不過你心情就像是老年那樣的感覺。」

不過再細細地往照片裡頭看去，在陳菊身上還是能嗅到來自宜蘭農村子弟的韌性，和只有曾經踩在土地上生活的人，才會有的土地氣息。「農村是我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，因為我是農民的女兒。」

## 身為農民的女兒

倘若在陳菊充滿戲劇性，但情感孤寂的生命裡，仍存有深切繫絆的地方，應屬故鄉宜蘭三星、太平山山腳下月眉村老家吧。「我在宜蘭鄉下長大，是典型的台灣農民的女兒，稻田、菜園、水牛與田埂小徑是童年少年的生活寫照。」<sup>2</sup>父母一共生下三女二子，典型農村家庭生活，使得父母親無暇分心督促她專心唸書，卻也因「放養式」的教育態度，使得陳菊從小順性而為，「我不是那種很乖巧，而是比較叛逆的那種孩子，在那個素樸的農家，家人可能會覺得說，我好像比較有自己的想法。」所以她有很多的時間可以去讀「課外讀物」，也曾著迷於郭良蕙與瓊瑤的愛情小說，在腦海裡充滿各式各樣的粉紅泡泡。

直到偶然一次機會就讀大學的堂哥帶著同學到家裡，談天中聊著「文星」與「自由中國」裡頭的思想，看著他們神采奕奕討論著「民主」、「人權」、「自由」等等別於當時一般少女關注的議題，心裡頭不禁跟著嚮往，期間又拜讀梁啟超與胡適的文章，懵懵懂懂之間腦中就這麼種下「反抗權威」的啟蒙種子。「其實那個時候，很自然，也沒有覺得說自己這樣有什麼特別，不過以那個時候的社會情況來講，坦白說我這樣一個平凡的農家小孩，確實是比較熱情、好奇。」也因為這一份熱情與好奇，使的思想的種

---

<sup>1</sup> 圖片來源：[http://mag.udn.com/html/news/infographic/Kaohsiung/4/images/pic\\_4.jpg](http://mag.udn.com/html/news/infographic/Kaohsiung/4/images/pic_4.jpg)

<sup>2</sup> 陳菊，《黑牢嫁妝》，台北•日旦，民 82，頁 250

子有了澆灌養分的機會。

陳菊自認不是用功讀書的類型，高中時期也不像一般學生忙著準備升學考試，反而終日在羅東天主堂修女院逗留，因為其中幾位修女十分關心她，其中影響她最深的莫過於潘文四修女，兩人還因此結成好友。在課餘陳菊經常跟隨她們四處探訪窮苦人家，有機會一睹社會陰暗角落的晦澀，「我會跟修女穿梭在羅東聖母醫院，去探望久病或被家人遺棄的患者；從中了解人世間各種不同的苦難，並且看到修女們對病人的溫婉跟溫暖，心底覺得很感動。」

這段經歷，使陳菊在日後從事反對運動的過程中，對於向貧弱者伸出援手，給予關懷和照顧的工作從未間斷，尤其是投入台灣人權運動，對於解救政治犯的努力，且不遺餘力照顧政治犯家屬。此外，出生農村也讓她對於農村遭遇的困境，以及鄉下窮困階級的困頓有深刻體會，對於之後走入體制，參與各項福利政策制定時有更全面的參考背景。只是不熱衷準備升學的後果，使得陳菊在大專聯考時名落孫山。重新準備後，隔年考上世新。卻也因來到台北唸書，意外開啟進入「反對運動」的大門，成為當時台灣少數位民主、人權奮鬥的女子。

## 十九歲的中年人

一輛私家轎車平穩的行駛在木柵路上，車中坐著一名身軀直挺、表情肅穆的少女--陳菊，看來相當自信穩重，唯獨放在雙腿上的手指，因緊緊抓著裙面而微微泛白，洩漏她欲隱匿的惶恐。當車子即將抵達木柵溝子口時，司機緩緩減速在某一巷口停妥，她輕輕撫平裙面，深吸一口氣後開門下車，不急不徐地往雷震住所走去，只為送交郭雨新的口信給雷震，而巷口就停著一輛黑頭車，她心裡明白那是特務們的坐車，車上的人正把這一切都記錄下來，並把她的名子寫進「黑名單」。從此以後，特務們的長期跟監，使得陳菊原本年輕的心境，瞬間成長為一介中年。

如此際遇須從 1969 年，陳菊來到台北唸書談起，當時因家中經濟狀況不佳，為了補貼家用，在家鄉長輩「鱸鰻伯」的介紹下，擔任起時任台灣省議員郭雨新先生的秘書。「我到他那邊沒多久就發現，他 24 小時被台灣

警備總部跟蹤，因為這些特務都很公開的跟蹤，不怕你知道。對一個來自宜蘭鄉下的孩子，看見這樣的景象，當然有衝擊。好像瞬間那個原本單純的世界破碎了，突然進入一個無法想像的地方。好像在電影 007 所看到的景象，就發生在你的生活裡。」

因此，當她第一時間發現郭先生遭到跟蹤後，隨即向他報告此事，郭先生便問：「你害怕嗎？」隨即告訴她說：「強將手下無弱兵，一旦做他的秘書，應當有擔當的勇氣。」<sup>3</sup>從那一天後，陳菊跟在郭先生身旁，結識了當時致力黨外民主運動與反對國民黨政府專政的行動者，其中包含了雷震、吳三連、余登發、康寧祥、黃信介、張俊宏、許信良、田朝明醫師與田媽媽等人，當時老、中、青三代的黨外運動者全齊聚在那裡。「他們看我就是在郭先生旁邊的一個小妹、小鬼，而當他們講話時，郭先生也不會說你是小孩子不能聽。」從那之後，陳菊就過著和一般學生截然不同的生活，更因此打開眼界。

「有一年康寧祥辦了一本叫《台灣政論》的雜誌，每次發行都將近十萬本，當時轟動海內外，雜誌的編輯部就在姚嘉文律師家裡，在姚律師女兒姚雨靜的房間，我很喜歡去那邊，聽張俊宏、江春男，聽他們談很多評論，任憑思緒海闊天空，時常心裡佩服的不得了。」或許就因陳渠，心裡過份的欽佩這些運動者，因而抑制住對特務的恐懼。也可能因為她還必須回到世新上課，回到對社會毫無所悉的同儕之中，使得她更無法忘記「真實」世界的生命風景，就在那些出沒於郭雨新議員家中的運動者身上。「他們被抓被關，有些是醫師，有些是在很好的公司上班，有著大家所羨慕的職業與家庭，只因他們批評當局，就被全面監控，從此沒有自由。」

陳菊也因郭雨新先生的關係，結識世新老校長成舍我。郭雨新、雷震與成校長有著很深的交情，因彼此都關心台灣前途，關心這個國家的發展，促使對時局有所批判，卻也因而被特務以不同程度的方式監控，但他們仍舊做著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，「當時許多黨外人士，因被學校開除教職，或者逼得走投無路，成校長就讓他們到世新教書，其中包括張俊宏、王曉波、陳鼓應、黃鴻雄，還有我的老師傅正。所以世新很特殊，它容納很多當年被當權者壓迫的人，卻因成校長的寬容，以及一肩擔起對抗的角色，這在當年是很了不起，很不容易的事。」

---

<sup>3</sup> 《黑牢嫁妝》，頁 27

當陳菊談起這個回憶，腦海裡隨之浮現《成舍我先生文集》中的一段話，「他沒有受審，沒有判罪，沒有槍斃，卻也總沒有回家。」<sup>4</sup>這是成舍我老校長談及鞏德柏一案時，將心裡難受的情緒表露於字裡行間<sup>5</sup>。因為在那時只要說了政府不是，或在某個場合、某份報章雜誌發表與政府作為相反看法的人，總是突然間就消失了。成校長為此在《自由中國》發表一篇「『人權保障』與『言論自由』」，認為誰都不可枉法弄權，以求人民身體自由得以保全。

陳菊就這樣跟隨著郭雨新一共工作了將近十年，在此期間除了對政治事務逐漸嫻熟外，陳菊也因郭雨新對營救政治犯的努力銘感於心，並擔起負責聯繫的橋樑。當年只要有人權團體找上門，陳菊就會帶著他們去找田朝明醫師與田媽媽，透過他們兩人的協助幫忙將政治犯偷渡出國。<sup>6</sup>此後，陳菊長期致力推動台灣人權運動，並認田媽媽為第二個母親。

## 那個時代經常下雨

1969年，陳菊因成為郭雨新的秘書，走進了「雨中」。這場雨，在那個時代怎麼也停不了。清水合唱團(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)唱著「Who'll Stop The Rain」，唱的是反越戰，祈求如雨般落下的子彈，能夠快點停歇，期待有那麼一個人可以停止這一場雨。可惜，那個時代經常下雨。

1960年代全世界敲著民權運動的響鐘。切•格瓦拉在古巴號召青年；金恩博士在美國推動黑白平等運動；世界各地都在反越戰；嬉皮文化成為當時反抗的標誌，從穿著、談吐、行為到行動，全世界的年輕人為之瘋狂與跟隨，希望能和全世界的「反抗者」產生共鳴，亦或許期待能在歷史裡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？於是，鄰近台灣的日本下著雨，南韓也下著雨<sup>7</sup>。川本三郎在《我愛過的那個時代》以記者的眼睛與鋒利但帶有溫暖的筆，清晰描繪出當時日本年輕學子為了「安保鬥爭」如何與政府反抗，以及他

---

<sup>4</sup> 成舍我，《成舍我先生文集》—港台篇 1951-1991，台北•世新，頁 176

<sup>5</sup> 鞏德柏在當年是個老報人，編著過《征委論》、《抗日必勝論》、《共匪禍國論》等書，但隨政府撤退來台旋即失蹤，在成校長看來他可能是被當作「共諜」而入獄，或是因為反政府言論。而被入罪。但實際情況卻隨著他的憑空消失，無法得知。成校長在《自由中國》發表一篇「『人權保障』與『言論自由』」

<sup>6</sup> 莊益增、顏藍權，《牽阮的手》DVD，2011年出版。

<sup>7</sup> 當時南韓也爆發大規模學生運動

在這場戰役黯然離場的緣由。

而書中這句話，讓我想起陳菊，「確實對我們來說，那個時代並非『不是好時代』。有死，有無數的敗北。但那個時代是無可替代的『我們的時代』。」

屹立中山路與大同路交叉口的建築物外頭，高掛著「美麗島雜誌社」高雄服務的標誌。1979年12月10日這天服務處外頭濟滿了人，因原訂今日將舉行「世界人權紀念活動」，卻因前一天12月9日晚上發生「鼓山事件」<sup>8</sup>，姚國建、邱聖雄遭到逮捕，直至午夜獲釋後回到服務處，全身多處遭毆瘀血、牙齒鬆動。目睹此一狀況後，服務處上上下下無不激憤，時任服務處副主任的陳菊便緊急會商核心幹部，重新規劃遊行活動，期待能夠在和平、理性中順利抵達「扶輪公園」展開宣講。

可惜出發前「扶輪公園」已遭封鎖，隨即看見施明德、姚嘉文身披彩帶，和高舉火把以及上頭寫著：「世界人權紀念日黨外人士演講大會」布條的群眾，往中山路與中正路口的大圓環前進，抵達後黃信介、姚嘉文等人隨即上台展開演講，但四周即刻被憲警包圍，不准再有其他群眾進入現場。陳菊回憶當時狀況，提及演講期間雙方人馬多次協調未果，最終鎮暴部隊開始強制驅離。

在第一次驅離潮人群投擲催淚瓦斯後，人群退回雜誌社，陳菊在此時見到林義雄與康寧祥，後康寧祥上台演講時，警方進行第二回合攻堅，連發的催淚瓦斯攻擊使現場民眾四處竄逃，鎮暴警察荷槍實彈、手持盾牌警棍見人就打，現場頓時猶如喋血戰場。「...迎面而來的是鎮暴車輛的探照燈及催淚瓦斯，那種恐怖迄今令我難忘。」<sup>9</sup>

之後接連多日報紙連翻抨擊美麗島雜誌社成員，如聯合報於1979年12月12日報紙三版中，已幾乎全版的方式報導此事，但以負面方式處理如：「目擊高雄事件•騷亂八個小時 激烈分子逞兇•一八三人受傷」、「利斧攻擊薄少將 兩名暴徒被捕獲」、「治安人員人辱負重•各界慰問致敬 嚴正譴責暴力行為•要求依法懲兇」。撲天蓋地將黨外人士打成匪諜、暴力分子、陰謀份子等，貼上各式負面標籤，只為操弄社會輿論。僅有《台灣時

---

<sup>8</sup> 「鼓山事件」，發生於1979年12月9日。當時美麗島雜誌社高雄服務處將與12月10日，舉行「世界人權紀念活動」，因此派出兩輛宣傳車宣導此事，豈知在鼓山二路遭警察攔阻盤查並遭逮捕。此事傳回服務處，陳菊便與紀萬生、周平德、戴振耀等人至鼓山分局抗議、唱歌、靜坐，要求放人。時至午夜，蘇秋鎮、蔡有全兩人從南警署保回兩人。

<sup>9</sup> 《黑牢嫁妝》，頁248

報》刊登出當日兩張現場衝突實際畫面，做了唯一的平衡報導。

同日，陳菊返回台北參加「美麗島雜誌社」記者會，期待透過他們的口，講述見聞後能夠翻轉社會輿論，因當時他們都有預感將因此是遭到逮捕。「當晚我與施明德、呂秀蓮、司馬文武、蔡有全、林弘宣，齊聚在台大附近的西北火鍋城，...這一餐猶如『最後的晚餐』。」<sup>10</sup>

事態發展亦如他們預期，在政府透過媒體炒作連日負面報導下，各界針對「美麗島雜誌社」的糾舉譴責聲浪排山倒海而來，警備總部趁勢以此查封美麗島雜誌社與各地服務處，並將張俊宏、姚嘉文、呂秀蓮、陳菊、王拓等十四人逮捕，同時發布通緝追捕在逃的施明德。最後將黃信介、林義雄、張俊宏、姚嘉文、呂秀蓮、陳菊、施明德、林弘宣八人，以叛亂罪送軍事法庭提起公訴。此外，因此事遭移送者共有三十七人，總數為四十五人遭到法辦，人數之多因而引起國際人權組織重視，但最終仍無法使陳菊等人逃過牢獄之災。

隔年，2月28日，發生震撼社會各界的林家滅門血案，林義雄的母親和雙胞胎愛女遭到殺害，僅有女兒奐均存活，至今兇手仍逍遙法外。

## 我不肯懦弱

遭逮捕後，陳菊在調查局一連十日，不分日夜的審訊，甚至還有長達72小時的疲勞訊問，期間遭甩耳光以及各種語言羞辱，企圖渙散陳菊的生存意志。「我的自白書不能令調查局人員滿意，飽受欺凌、羞辱，...調查局人員恐嚇我，聲稱幾個『主謀者』勢必『殺人償命』，於是他逼我寫遺書。」在那一刻，陳菊第一次深切的感覺自己是如何孤寂的活在世上，因長期以來，她就是這樣一個人走過來，因為家人們並不真正明白她的行動，而一直以來的戰友們也因此是入獄，這封遺書究竟該寫給誰？

「我不知屬於我的愛在何方，那種一個人在生命邊緣掙扎的孤零感覺是何其酸楚，那一刻我完全體認到生命孤獨的本質...身繫牢獄猶如任人宰割的『獵物』，我不是那麼勇敢，但政治犯的尊嚴使我不肯懦弱。」<sup>11</sup>不肯

---

<sup>10</sup> 《黑牢嫁妝》，頁 72

<sup>11</sup> 《黑牢嫁妝》，頁 54

懦弱換來的便是入監服刑，過著沒有報紙，閱讀書籍必須接受限制與檢查的生活，乃至於施以有形和無形的壓力與操控，致使政治犯長期處在絕望之中。「窄小的窗高懸著宛如天窗，而牆角的小洞則是趴送食物的通道，三餐一概放置在小型塑膠桶盒裡，禁止使用筷子，...我記得吳連三先生和中國人權協會的杭立武第一次來探監，問我需要什麼？我說什麼都不需要，只渴望能讀自立晚報。」<sup>12</sup>

禁錮身體、禁錮資訊確實讓陳菊無法取得外界的訊息，但卻因此有了更多的時間思考自己、思考人生。當時與她同樣關在「仁教所」的是呂秀蓮，那些日子呂秀蓮的姊姊送來許多毛線，呂秀蓮便教陳菊如何織毛線，成品則由家人或前來探監的田媽媽、田秋瑾帶走，作為黨外人士或美麗島受難家屬義賣的商品。這樣的日子她過了整整六年八十天。

但這是她第二次遭到逮捕。第一次是 1978 年，當時已經投身解救政治犯運動的陳菊，因為多次將台灣政治犯名單，以及協助雷震將自傳文稿祕密送至海外，而遭警總嚴密監視。那年 6 月 15 日，「一群便衣和轄區員警以「戶口檢查」為由，進入陳菊位於青田街的住所搜索，...第二天早上，陳菊離開住所，擺脫跟蹤人員...」<sup>13</sup>之後逃到彰化一處小教堂，受天主教瑪莉諾教會神父的幫助，送她至彰化埔心羅厝天主教堂躲藏將近八天的時間。「我唯恐拖累神父，神父卻說她最壞的狀況就是被國民黨驅逐出境，為了保護台灣的良心犯和人權工作者，這是他信仰的實踐。」<sup>14</sup>

6 月 23 日，大批警察包圍陳菊躲藏的教堂，將她逮捕。「而神父也因包庇陳菊，遭國民黨列為『不受歡迎人物』，限期離境，被迫離開傳教四十多年的台灣。」<sup>15</sup>而陳菊則在 13 天後遭到釋放。但在釋放之前，卻在報紙媒體上流出陳菊的「悔過書」：「九年來，我始終在沒有選擇、分辨的情境下位理想埋頭終日。...我盲目的追隨，也盲目的前進。」<sup>16</sup>當黨外同志看見這樣的自白無不疑惑，卻又不禁感到傷心。

但仔細想想，在此第一次被捕之前，陳菊已經一個人走過那麼長的歲月，在高度監視下度日，其實應該是每日都在想著自己何時會被抓，正如

---

<sup>12</sup>陳菊，《橄欖的美夢》，台北·月旦出版，1995（民 84），一版，頁 77

<sup>13</sup>田秋瑾，「陳菊，我們感念妳」專刊，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，1985 年 5 月。收錄於《黑牢嫁妝》，頁 265

<sup>14</sup>《黑牢嫁妝》，頁 69

<sup>15</sup>《橄欖的美夢》，頁 265

<sup>16</sup>「陳菊，我們感念妳」，收錄於《黑牢嫁妝》，頁 267



田朝明醫師在《牽阮的手》紀錄片所說：「我每天都在想自己何時會被抓，但卻一直沒有，是否是不夠認真...」於是，那麼認真的陳菊終於被捕，縱然心理做好準備，但初次入獄勢必心慌，因「不夠勇敢」而寫下的心情似乎也能了解，只是陳菊並不知道「寫下這份文件，沒想到是拿來公開的。」

17

### 挺身走入體制內

1986年2月，陳菊歸來。以一個政治犯的身份，重新投入台灣人權與黨外運動之中。那時台灣還處在戒嚴時期，只是風景不在是六年前仍在掙扎的樣子，而是結出了全新的果實，並蓄積了一股強大的動能，此刻正積極要將這股能量轉化成實際的「動力」，成立政黨則是將這股力量導入，並具體影響政局的首要任務。同年九月，陳菊便在過去黨外同志的號招下，進入了「建黨十人小組」之中，包含：尤清、謝長廷、張俊雄、游錫堃、傅正、費希平、江鵬堅、黃爾璇、周青玉。經過多次討論，決議取名為「民主進步黨」，並於11月10日，在台北還雅大飯店舉行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。

只是尚未解嚴，這個黨是不予承認的，因此各大報只要提及民進黨，總用「民X黨」表示。直至1987年7月15日，蔣經國總統宣佈解除戒嚴令、解除報禁、黨禁。那時民進黨終於成為有名有實的反對黨，黨外人士無不為此感到欣慰。或許國民黨人認為這樣做之後，黨外人士的反抗力道將被削弱，但沒想到運動仍然持續著，只因民主尚未真正來到這塊土地上，原因在於美其名解除報禁，卻仍舊以出版法作為箝制的手段，言論自由仍舊不受保障。

1988年12月10日，鄭南榕主辦的《自由時代》週刊，刊登出許世楷所寫的「台灣新憲草案」，此舉無不挑動國民黨原本已經緊繃的神經，卻也使國民黨有機會以「叛亂罪」，抓他入獄。期間鄭南榕拒絕被捕、拒絕上法庭，因他認為以已經解嚴，何來叛亂罪，且為了擁護100%的言論自由，他絕不屈服：「國民黨抓不到我的人，只能抓到我的屍體」。<sup>18</sup>最終於1989年4月7日，選擇在週刊辦公室內自焚。同年6月4日，中國發生六四天安

<sup>17</sup> 「陳菊，我們感念妳」，收錄於《黑牢嫁妝》，頁266

<sup>18</sup> 鄭南榕，《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》，二版，台北•鄭南榕紀念館，2013年4月。頁42

門事件。1990年3月16日，則又發生了「野百合學運」。

這一連串的大小運動，就像一波波的民主浪潮，推著民進黨走上一波波的高峰，在各項選舉中都有所斬獲。1991年陳菊入籍高雄，以高雄人的身份參選國代，期間不斷耳語、放話說她「空降」，但高雄人沒有忘記美麗島事件，仍有數萬支持者投下手中選票，送陳菊進入國民大會，民進黨拿下66席，雖比不上國民黨拿下的兩百多席，但對一個剛剛起步逐漸往體制走去的反對黨而言，算是有了一點成果。

1994年，陳水扁入當選台北市長，成為民進黨人最振奮的一役，因為打進「首都」，就能說明民進黨的影響力已經從南北上推跨過大安溪。陳水扁第一時間便找陳菊擔任「社會局局長」，看中的是陳菊長期在「台灣人權促進會」的表現。「如果是我年輕的時候，從來沒有想到，包括我在坐牢的時候也不會想到，有一天我會進政府體制內，因為像我這樣的人好像都是終生是一個反對者。」然而最後促成她走進體制內的是施明德，「人生不是每件事情都按照生涯規畫來的，當人民在呼喚，時代使命不容逃避，只有挺身迎接。」<sup>19</sup>

這個迎接則包含著陳菊長期以來對弱勢的關懷與照顧，「這份工作的目的，有他的溫暖性與弱勢的同理，」或許正因陳菊出身農村，又有過上述的經歷，當有機會可以最大限度的照顧弱勢時，她便努力去做出成果，就連一向對政府諸多批評的施寄青也曾說：「陳水扁有陳菊這個社會局長，實在太幸運了！」<sup>20</sup>但1998年陳水扁競選連任失利，謝長廷則選上高雄市長又找來陳菊進入小內閣。

只是不到兩年，2000年，陳水扁與呂秀蓮搭檔代表民進黨一舉拿下總統、副總統職務，此役自然為民進黨創黨後最大勝利，於是陳菊又被陳水扁延攬擔任勞委會主委，「擔任勞委會的主委將近六年，許多重要勞動法案都在當時推動制定，包括現階段的勞退新制，讓勞工的工作年資不因轉換工作而中斷，使每位勞工在退休後都能拿到退休金。因為以前不是累積的，只要一換公司就又從零開始。」

但陳菊仕途並非一帆風順，2005年8月21日，爆發高雄捷運外勞弊案，起因為泰國籍勞工於捷運工地宿舍違法喝酒，遭工地管理人員制止心

---

<sup>19</sup>劉國基，「人道主義者的現實困境－北市社會局長陳菊」，遠見雜誌 1995年3月號 第105期

<sup>20</sup>吳典蓉，「入主勞委會 陳菊 豐沛人脈增添助力」，中國時報 89/04/12

生不滿毆打管理員，管理員報警處理後，卻引發外勞更大不滿發起另一波暴動，並在媒體介入報導後，從外勞口中暴露出民代與官員涉嫌向外勞仲介公司收取傭金，負責管理的華馨公司惡意苛扣費用、宿舍環境惡劣、管理方式不人道等等情事，引發各界嘩然，同時也重創當時長期以「關心勞工」、「重視人權」為主張的民進黨形象。時任勞委會主委的陳菊也因此事黯然下台負責。

## 拿下 99 萬 3300 票

深夜已經準備入睡時，手機突然響起，從床上起身一看，是母親打來的電話，隨即按下接聽鍵，電話那頭傳來母親焦急、恐慌的聲音：「高雄完蛋了，到處都失火！一直不斷傳來很大的爆炸聲，好恐怖！」隨即點下手機銀幕返回桌面看了一下時間，2014 年 8 月 1 日 01：10。當時因為各大電視新聞臺都已經收線，所以第一時間打開電視什麼消息都沒有，隨即上網進入 PPT 八卦版，即刻看見有網友分享高雄街道上驚悚的爆炸畫面。那一刻，讓人怎麼也忘不了。

這是陳菊從 2005 年擔任高雄市長後<sup>21</sup>，除去遭各方撻伐的「919 水災」22 事件後，最大規模的災難事件，爆炸範圍擴及前鎮區與苓雅區。起因為 7 月 31 日晚間有民眾通報瓦斯漏氣，消防局接獲報案後趕至現場，確實發現有高濃度瓦斯氣味，並拉起小範圍封鎖線，但經過幾個小時探查，卻一直找不到源頭，最後於晚間 11 點 56 分發生大範圍氣爆，三多一路、二路；凱旋三路和一心一路等高雄重要幹道道路嚴重遭到破壞，沿途數百間房屋遭到毀損，並造成 32 人死亡，近 321 人輕重傷。事後追查，地下丙烯管線破裂外洩引發氣爆。

---

<sup>21</sup> 陳菊於 2006 年以 1,114 票，險勝國民黨候選人黃俊英，成為高雄市市長。2010 年高雄縣市合併，升格直轄市，陳菊再度參與競選成功。2014 年 11 月舉辦的九合一選舉，陳菊則以 99 萬 3,300 票，為全國最高票市長當選人，順利連任第二任大高雄市長。

<sup>22</sup> 2010 年 9 月 19 日，凡那比颱風帶來巨量豪雨，造成高雄市大面積淹水，多處水深高達一樓高，就在民眾遭受水災之苦期間，卻被人爆料陳菊回官邸休息、睡覺，因而遭當時的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人黃昭順與同黨同志大肆撻伐，並引發後續政治效應，但卻未對同年九合一市長選舉產生重大影響，陳菊仍舊高票當選。

如此嚴重的公安意外就發生在，九合一選舉之前，國民黨候選人見獵心喜，全黨上下無不圍攻陳菊，意圖利用此一事件讓南霸天陳菊因此蒙塵。但陳菊與其市府團隊從第一時間便全力投入救災，力拼災後一星期內讓市民有感，而根據未來事件交易所針對「高雄氣爆事件危機處理能力」所作的民調，陳菊仍有 63.7% 的滿意度。<sup>23</sup>並於同年底九合一選舉中，拿下 99 萬 3,300 票，全國市長候選人最高票的優異成績順利連任。

## 做我能做、該做的事

回顧陳菊從年輕到現階段的成果，一路上所受抨擊並未少過，她用堅持和努力去做來回應抨擊與批評，「因為沒有人可以做到一百分，我只能說我的市民信任我，他們知道我是一個非常努力，會站在人民的立場思考的人；還有他們知道我從沒有利益掛勾。我過去是一個人，現在還是一個人，過去是這樣，現在是這樣，我的生活型態，從沒什麼改變。也因為一直是這樣努力，所以我不須去跟市民、選民解釋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，因為像我們這樣的人，一路走來，從年輕到老，就是這樣。」

但陳菊究竟如何能夠一個人走了那麼長的歲月？

從 19 歲成為台灣省議員郭雨新的秘書後，她便獨身一個人走過了六十五個年頭，經歷被特務追逐、長期遭監控，後來入監坐了六年多的政治黑牢，乃至出獄後見證台灣民主化並從體制外走進體制內，她就是一個人，一個人走了那麼長的歲月。

「一個從事反對運動的女性可能隨時面臨迫害、黑牢、獨自一個人比較沒有牽掛，而且能割捨...」這是陳菊在 1994 年 4 月 19 日，受景美女中三民主義研究社社團之邀到該校演講時曾經這樣說。<sup>24</sup>也曾在一次接受電視專訪時提及：「我的一生經歷過那麼多事情，感情的事是要很自然，如果

---

<sup>23</sup> 未來事件交易所，「高雄氣爆事件危機處理能力」民調報告

<https://xpredict.wordpress.com/2014/08/15/%E9%AB%98%E9%9B%84%E6%B0%A3%E7%88%86%E6%95%91%E7%81%BD%E8%AA%B0%E6%A0%BD%E4%BA%86%EF%BC%9F/>

<sup>24</sup> 《橄欖的美夢》，頁 39

沒有很好機緣也許擦身而過，當然這是我的人生缺憾之一。」<sup>25</sup>

只是面對這樣的缺憾她一點也不後悔，「如果能在年輕一次，我依然別無選擇。」因為在青春正盛的時代，她選擇嫁給台灣，一路跟隨著許多民主前輩，為了深耕台灣民主化運動而努力，縱使因此好長一段時間生活在苦難之中；她自嘲自己是「一粒不會滾動的石頭」，在經歷如此豐盛的命運洗禮後，如重來一次仍舊會是那麼一顆固執、堅硬、不知轉動的石頭。

然而經歷過這些後，其實很想問她：「一介女子在經歷這些事情時，難道都不曾害怕嗎？」

或許答案已在許久前就已寫下，她說：「我想我是不知害怕而不是勇敢，...我只是一個路見不平的運動者。」

## Box：後記

採訪當時適巧 2014 年的太陽花學運剛落幕，便詢問陳菊對於過去長期從事民主運動，以及帶領著「野百合」世代成長的政治人物，如何看待這一次的學生的反服貿行動。

而她當時的回應似乎也能作為她那一代人的情感註腳：

陳菊：當時的黨外運動應該這麼說：或多或少有一點浪漫，因為具有立即迫害和危險性。在戒嚴的年代，台灣威權的年代，這些人都很卑微，很多人都要家破人亡，都是拚著老命去抗爭，關了三十幾年出來，一生都完蛋了，出獄後或許家庭也沒辦法接納他，子女也對他沒感情。所以這個世代跟我們那個世代的抗爭背景是完全不一樣。

這次的學運，我有去看，但可惜剛好在高雄市議會期間沒辦法一直關注，但我們都很關心後續發展。還記得學生衝進立法院隔天，因為我去文化局參加一個活動，活動一結束幕僚就告訴我，在高雄美麗島車站，有幾百個學生在那裡，我就到高雄美麗島車站，結果不是幾百人，是幾千人，全部坐在車站裡面，每個人在那邊演講，裡面有高中生，有大學生，像是

---

<sup>25</sup> 「陳菊嫁給「台灣」？為從政放棄數段好姻緣」，三立新聞，2014/10/12

中山、高應大、樹德等學校。然後我還看見一些高中的小女生。

當下很感動，所以我就對他們講話，因為這個地方，是三十四年前美麗島事件發生的地點，我們因為這件事情被逮坐牢。三十四年後，看到年輕人在這個地方齊聚，雖然經過三十幾年的努力，台灣社會還是有很多危機，但人民可以去衝撞，這是我們所期待的自由民主。更重要的是看到學生們這麼有組織、從容不迫，好像很有大將之風，我很高興有新的世代比我們更優秀，並希望未來他們能夠承受更多。